



# 回答我

*Rispondimi*

作者 苏珊娜·塔玛罗

译者 储蕾 张静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



# 回答我

# *Rispondimi*

作者 苏珊娜·塔玛罗

译者 储蕾 张静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回答我 / (意) 塔玛罗 (Tamaro, S.) 著; 储蕾, 张静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2. 4

ISBN 7-5327-2797-1

I. 回... II. ①塔...②储...③张...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意大利-现代 IV. 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6139 号

Susanna Tamaro

RISPONDIMI

Copyright 2001 Limmat Stiftung

(Fondazione Tamaro)

简体字中文本版权 2001 上海译文出版社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 
through Vicki Satlow Literary Agency

图字:09-2001-331 号

## 回 答 我

[意大利] 苏珊娜·塔玛罗 著

储蕾 张静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8.875 插页 2 字数 123,000

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.001—7,000 册

ISBN 7-5327-2797-1/I·1617

定价: 12.80 元

一个私生女在母亲遭遇车祸之后，独自走过童年、少年时代，逐渐长大成人，人生旅途中一次又一次的创伤，使得她只能对上天发出爱的呼唤……（《回答我》）

一段错误的婚姻造成了一个家庭夫妻之间、父子之间尖锐的矛盾，最终酿成了惨祸……（《世上没有地狱》）

丈夫近乎病态的爱，直接导致了妻子的死亡，一对恩爱夫妻因一场悲剧而分离……（《失火的山林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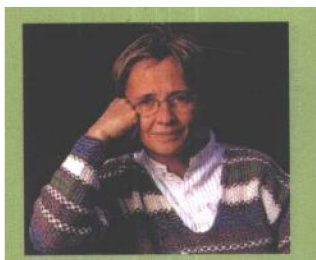
意大利当代女作家苏珊娜·塔玛罗继成名作《心指引的地方》发表后，2001年再次推出中篇小说集《回答我》，其主题依然是家庭伦理、个人成长，又一次从孩子、妻子和母亲、丈夫和父亲三个视角来探讨这些人生问题。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网址：[www.stph.com.cn](http://www.stph.com.cn)

责任编辑 吴健平

装帧设计 陈伟中



苏珊娜·塔玛罗  
1957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,后在罗马生活。1989年发表处女作《云中漫步》。1991年出版短篇小说集《孤独的声音》,该书在欧洲被译成多种文字。1992年开始创作童话,出版了《害怕读书的孩子》(1994年)等童话。1994年问世的成名作《心指引的地方》于1995年被搬上银幕,1995年还出版了青少年读物《魔圈》。1997年小说《心灵的世界》、书信体散文《亲爱的马蒂尔达》相继问世。1998年发表作品《天使和托比》。1999年出版《回家》。2001年中篇小说集《回答我》问世。

# 目 录

回答我	储蕾 译	1
世上没有地狱	张静 译	115
失火的山林	张静 译	203
译后记	储蕾	275

# 回 答 我

储 蕾 译





# 1

去年的圣诞节,我也是在舅公家度过的。因为才过了没多久,所以一切对于我而言,还记忆犹新。我记得,天气很冷,整个村庄都被浓雾笼罩着。乡下的生活平淡无奇:电话铃从来都不响,人们相互间也不来往。舅公常常是看着电视里的芭蕾舞剧就睡着了,而舅婆则坐在边上做针线活。在昏暗的光线里,塑料的圣诞树一闪一烁,就像马路上坏掉的红绿灯。

大雾到中午时分还没有散去。每隔半小时,我就趴到窗口去看看太阳有没有出来。但是,什么也没有。晚上,我梦见自己长出了两条长长的手臂,一直可以伸到天上。在那儿,我拨开了云雾,就像人们在剧院里拉开舞台上的帷幕。太阳在不在里

面？我气呼呼地自言自语。最后，我终于找到了它，它的强光直射在我的脑门上。它照着我，并且只照着我一个，因为是我拨开云雾找到了它，是我的长手臂和我的意愿使它重放光芒。

在那一年里的最后一天，我坐在柴房里喝醉了。汽车的喧闹声从外面传进来，仿佛所有的人都在雾里奔忙。他们到底要去哪里呢？也许，出于悲伤，连最后的晚餐也不想用了。柴房里的柴湿漉漉的，散发着霉味，就像一艘沉船的残体。我觉得自己仿佛躺在一条巨鲸的肚子里，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的身边游弋：我被那鲸鱼一口吞了进去，再也逃不出去了。我仿佛是一个城堡的密室里的囚徒，又像是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，正待在我的坟墓里。不过，到某个时候，也许会在某个地方张开一条裂缝：阳光会从那儿射进来。但那或许不是阳光，而是熊熊的火焰。

我应该相信活着还有希望吗？我应该让自己再一次坠入陷阱，并相信那一切都是真的吗？

在陷阱的某一端，反正应该还有我的母亲。不过，也许她已经进了地狱，所以我看不见她。或者，什么也没有，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过一年，她就被地

下的微生物吞噬了，两年之后，她早就变成了尘土。

“为你的妈妈和所有在炼狱里的人祈祷，孩子。”每天晚上，寄宿学校里的修女就会这样对我说。我总是很听话地合起手掌，望着天空许愿。我渴望有一天，一阵风吹过，就能看见我的母亲，出现在一片耀眼的亮光里。我将立刻能感受到她温暖的气息，而她将对我说：“亲爱的，是你把我从一片死寂的天空里唤醒了。”

我祷告着，祷告着，但是，惟一一样在那里明明灭灭的东西，就是那个破旧的台灯。

爱，真的存在吗？那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越来越不能理解这一点。难道“爱”只是和“桌子”、“窗户”、“灯”一样的一个普通的字眼，难道它没有其他含义？如果是，那么它是否有许多不同的存在形式呢？

小的时候，我相信真爱的存在就像相信世界上有无数可爱的小精灵一样。但是，有一天，当我仔细地观察了树缝里、蘑菇的小盖帽下面的情形之后，这才发现并没有小精灵和小仙女躲在里面，有的只是地衣、苔藓、松软的泥土和昆虫。

我没有看到小精灵和小仙女相互亲吻，只看到昆虫们相互吞噬。

6 母亲死的时候，我已经八岁了。她出车祸的那天，我正在上学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，老师把我带到校长室。她们其中一个按着我的肩膀，另一个说：“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……”

我站在那儿，没有哭。“从此以后，我不知道还能在什么地方闻到她的香味了。”我想。

为什么人们的模样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，而气味却不会呢？她身上的香味到底是怎样的，又是由什么味道构成的呢？有廉价的花露水的味道，那是肯定的，然后就是她的皮肤、她用的香皂及香粉的味道。我的母亲经常洗澡。

她陪我度过了我生命中最初的七年。我们住在一个小公寓里。她性格开朗，穿着艳丽，所以总是很惹眼。每天，在我睡下之后，她就出去工作；等我醒过来时，会发现她又站在了我的床头。看到我睁开眼睛，她就俯身下来，笑着，拚命地吻我。

我原以为生活就是那样的，而我们会一直那样

过下去。

那时候,我还不知道,有些人的名字是深深刻在岩石上的,而有些人的,如我们的,却像是粉笔留在黑板上的模糊的印迹:时不时有个人走过来,用黑板擦一擦,它们就不见了。是被有心擦去的呢?还是被无意擦去的呢?那个人想擦的就是我们的名字,还是想擦上面一个或者下面一个,不小心带掉了我们的呢?

在我家厨房的门上一直挂着一幅很小的耶稣像,下面一直亮着一盏小灯。虽然不烫手,看起来却像一点火焰。耶稣捧着他的心坐在那里,但是他的样子并不吓人,因为他并没有表现出痛苦,而是微红着脸,安详地坐在那儿微笑、忏悔。“那个人是谁?”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问。“一个朋友,”妈妈说,“一个爱你的朋友。”“他也爱你吗?”“当然,他爱所有的人。”

母亲出车祸的那天,我所有的记忆,都和新出炉的面包的香味联系在一起。我清晰地记得,那天,在校长的椅子上,摆着一袋新鲜的小面包,它们的香味弥漫了整个房间。

一盆美国土豆在校长室的窗台上，奄奄一息。

所谓的“坏消息”，就是母亲的死讯。

“我要和她在一起。”我说。

“对不起，这已经不可能了。”

接下来的几天，周围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味道：医院的味道——那种味道我并不熟悉，但是却本能地感到恶心；翻松的土地的味道和已经凋零的鲜花的味道；母亲的女友们的味道，她们是皮纳、朱莉娅和钦齐亚——她们都抱过我好多次；老神父的袍子的味道——他看上去急着要离开，做最后的祷告时话说得很快；还有香肠面包的味道——有人在边上吃；以及我们厨房里松木碗柜的味道。

只是现在发出这个味道的不是碗柜而是装她的那个长长的、窄窄的盒子。

她的女友们抽泣着。带我去墓地的那个女人紧紧地抓着我，好像我会飞到天上去似的。

“我也要哭吗？”我问她。她点点头。于是我努力想让自己哭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我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当一个人不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时，他又去了哪儿呢？

母亲死后的第二天,我就开始企求耶稣让我双目失明。在学校里的时候,我曾经听说,耶稣用手一指,很多瞎子就重见了光明。我想既然他可以使人复明,那么也一定能使人失明。听说一些动物也能使人失明,它们会喷射出一种液体,一旦射到人的眼睛里,人就立刻坠入了黑暗的深渊。

这就是我的愿望。我希望到一个什么也没有的世界里去——那儿没有路,没有房子,没有车,没有人,既没有上午也没有下午,只有无边无际的黑夜。那黑夜也是海上的黑夜,天空中乌云密布,既没有星星,也没有月亮。

一般的瞎子,触觉都很灵敏;而我则不同:我将靠嗅觉摸索;我将靠鼻子闻出十字路口是红灯还是绿灯,天是在下雨还是在下雪;我靠鼻子感觉出哪些人可爱,哪些人讨厌;哪些人我可以信任,哪些人需要提防。

我求耶稣带我到那个黑暗的地方去,因为我肯定我的母亲就在那里。只要我在那黑暗之中不断摸索,那么总有一天,我会闻到她身上的香味,会到达她的身边,会重新被她抱在怀里,享受到她那一连串的香吻。

消毒水的味道，蔬菜汤的味道，葱和洋葱不同的味道，不通风的房間的味道，尘土、脏衣服和撒过尿的床单的味道以及廉价香皂的味道。潮湿的空氣的味道和卫生香的味道。在由这些味道构成的世界里，我找不到属于我的那块地方。

在寄宿学校里，有一个修女经常会把我抱在怀里安慰我。但是我却不希望她碰我：我不熟悉她的味道。

难道那就是我生活中的新味道吗？难道那就是我必须熟悉起来的味道？

我的眼睛还没有瞎，但是我却开始做一些瞎子的游戏：当有人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就把自己想象成一只蜗牛。我上下左右转动着眼睛，直到头晕看不清楚为止。

只有看到天黑了，我才会高兴一会儿。因为不久我就可以和所有的孩子一起穿着睡衣跪在床边，在修女的带领下双手合十，向耶稣祈祷了。

耶稣能把我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世界，既然他是我的朋友，又爱我，那他一定会帮我的。就这样，我双手合十，在心里默默地向他祈祷：“主啊，请



怜悯我，既然您爱我也爱我的妈妈，就让我们重新在一起吧！”

但是，房间里的耶稣像和厨房里的耶稣像却一点都不一样：厨房里的那个捧着一颗心在微笑，和蔼可亲，看起来也不像在受苦；而房间里的却赤身裸体地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微闭着眼睛，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在痛苦之中，再也无心过问他人的疾苦了。

其他的人开始忙着帮我找可以托付的亲戚。没有人知道我的父亲是谁，我的母亲也没有兄弟姐妹。而我的祖父母也早已去世了。

“也不错啊，”睡在我隔壁的女孩子说，“你可能会被有钱的人家领养呢？”

她这样说了好几遍，过了几个星期，慢慢地，我也开始希望事实会是这样了。我不想再要一个妈妈，但是我想要一个爸爸，想要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房间和属于我自己的玩具，让它们充满了我的气味。

过了几天，来了一个人。脸色红红的，穿着一件很破旧的深绿色的大衣。“你的运气不错，”她兴